

力的文藝

錢杏邨著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力的文藝

錢杏邨著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自序

正式的決定學習文藝批評，是最近一年的事。可是，因着各方面的督促，竟在這一年之內積下了二十幾萬字的批評稿件，却出於我的意料之外。

在積稿之中，除刪棄的以外，我已經把關於中國作家研究的一部分挑出，編成了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一二卷。現在又把剩下的關於其他各國的文藝研究的一部分，輯成了這一部“力的文藝”；還有一部

分，我想再加寫幾篇，編成一部“文藝與勞動問題”。

關於文藝批評，我不過是開始學習，雖說在數量上不能算少，然而終竟是很幼稚很不充實的習作，這是無可諱言的事。現在看來，不必說讀者，就是我自己，也覺得異常的不滿意，常常的有“我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東西”的疑問。在重校輯集的時候，我差不多連刪改的勇氣都沒有了。

尤其是關於中國文藝批評的一部分，那是特殊的使我感到不滿。在“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二卷的自序裏，我已把我的錯誤盡我目前能力所能及的充量的指將出來。我想假使幾年之後，我仍舊有機會從事文藝批評，而學力有進展時，我定然會把這一部稿件重寫一回的。

所以，在過去所寫「文藝批評」之中，比較的令我稍感快意的，還是關於其他各國的文藝的研究的稿件。雖然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可以指將出來，然而，我的批評的態度是一貫的，我寫作的時候，絲毫不受步調，環境，及其他任何種類的影響，寫作的非常自由。雖然是很幼稚，不充實，但是，對於每一部名著的「本」的批判，一直到現在，我還覺得沒有什麼錯誤。雖然在許多地方，我沒有顧到作品的當時的時代背景，然而，青年的讀者是會因此認識各該著作對於「我們的時代」的關聯。這一部「敲門磚」的稿件，自信還有相當的意義。因此，我把它刊行了。

因着全部文壇的進展，使青年的讀者對於他們以前所忽視的翻譯小說漸漸的感到興味了。但是，我們目前所有的翻譯，究竟能代表什麼呢？由於歷史的必然性，最惹起讀者注意的，不外改良主義的

代言者高斯華綏，虛無主義的代言者阿志巴綏夫，不澈底的人道主義的卑污說教者托爾斯泰，進步的貴族的代言者屠格涅夫，以及緊密的穿着從來的小資產階級——民治主義的靴子的易卜生……一類作家的著作。這些著作是在不斷的影響着我們的讀者。當然，我們應當尊敬這些偉大的作家的著作，我們應當很精細的研究他們留給我們的最豐富的遺產，我們深切的知道這些偉大的作品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建設是有巨大的力量的。然而，我們不能不批判，我們不能不把他們關聯着我們的時代重行估定一回，我們不能不應用 Marxism 的社會學的分析的方法把他們分析一下，爲着青年的讀者，爲着我們對於時代的任務，也是爲着無產階級文藝的前途……………

我們知道在俄國，在德國，在美國，在日本，有許

多的不屬於沒落階級的文藝批評學者在努力於這一種史的檢討，在努力的完成他們對於時代的任務。但是，但是在中國何如呢？我們很少有這樣的人，還很少有應用着 Marxism 的方法去從事於過去的文藝的檢討的人。固然我們很幼稚，然而我們應該幹，我們是不會永遠的落後的。……這就牽涉到這部文藝批評集刊印的另一意了。就是我在“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序言裏所說的，“在誰都不願來負這職任的時候，也祇得勉力的忘却訕笑的負起”的意義了。這一部集子誠然的幼稚，不充實，而且關於新的批評方法運用的不純熟，但是，它是我個人開始學習文藝批評的紀念碑，它也是中國無產階級文藝批評壇的關於研究各國文藝的最初的一塊奠基的泥土，我想用這質地不純的泥土來引出幾塊健全巨大的礎石。所以我把它印行了。

這一集文藝批評的名稱，本來是題做“力與爭鬥”的。所以然題做這個名字的原因，¹是被批評的各部名著，不是代表了人間的偉大的力，就是描寫鬥爭的。因為怕“爭鬥”這一名詞易於引起誤會，尤其是在這百不自由的時候，所以我把它改了，自然這更改的結果是很不恰當，然而不如此是沒有辦法的。

青年的讀者諸君！我現在把這部批評集獻給你們，對於你們研究各國文藝，自信是不無一助的。我所批評的著作都是每個研究各國文藝的人應該精細的研究的。這一部批評集，在事實上又不啻是一部介紹。我希望這一部不大充實的集子，能够引起你們研究各國文藝的興味，來從事於各國文藝的研究。這樣，我的寫作目的便算達到了。

作者

1,30,1929。

附記：關於托爾斯泰“卑污的說教者”的批評，曾引起一位署名巴金的法國留學生在“東方雜誌”托爾斯泰號大罵。他不但把 Linen 說的話送給了日本的大學教授，而且把 Trotsky 的“文學與革命”當做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經典。這些笑話我們姑且不問。總之，托爾斯泰固然有他的偉大的地方，但是，說托爾斯泰是“卑污說教”也並不是一種污蔑。不要舉遠的例證，我們就把接着巴金的一篇排的托爾斯泰給辜鴻銘的信看一回就可以證實。巴金先生！請您看一看托爾斯泰是在怎樣的向中國人說教：

“中國人民過去以及將來還要遭受的磨折確是重大，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民不應當把忍耐力失了，不應當把對於壓迫者的態度改變了，俾不致自己使這個對於暴力的退讓——不以惡報惡——所造成的偉大的結果顯於危險。

“基督教徒說：‘那個能夠忍到底的人是唯一的幸福者。’
我覺得這是已經樹定的真理，雖則人們很難使自己相信
它。不以惡報惡，不與惡合作，這就是自贖和戰勝那些作
惡的人們最妥當的方法。”

巴金先生！這是托爾斯泰在1906年自己寫的信，
我們不必再翻他的全著作，也就可以看到他是怎樣
地在說教了。巴金先生！托爾斯泰究竟是不是“卑污
的說教人”呢？假使你仍然不信的話，那麼，我就再把
Linen的原文抄一段給你。巴金先生！請你冷靜一點，
仔細的考慮一下罷。下面便是我引出的Linen所說的
關於托爾斯泰的話了：

“……一方面無忌憚的批判資本主義的榨取，剝去政府的
暴行，裁判及行政的喜劇的假面具，且曝露了富貴文明成
果的增大和勞動大眾的貧困，野獸化，苦痛的增大間的矛
盾之深刻的根據，但他方面，提出了“抗惡勿暴力”這個
愚劣的說。雖然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剝去一切的假面具，
但同時又是世界上最卑污的人即宗的說者。……”

1,31,1929記。

目 次

I. 饑餓 (俄國塞門諾夫著)	1
II. 曾經爲人的動物 (俄國高爾基著)	20
III. 情盜 (俄國普希金著)	53
IV. 朝影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61
V. 甯娜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79
VI. 血痕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88
VII. 勞働兒童故事 (德國萊倫女士著)	97
VIII. 強盜及尼拔龍琪歌 (德國克勞勞著)	112
IX. 爭鬥 (英國高斯華綏著)	122
X. 華倫夫人之職業 (英國蕭伯納著)	140
XI. 牢獄的五月祭 (日本林房雄著)	155
XII. 波支翁金 (日本藤田藤雄著)	180
XIII. 地獄與火雞 (日本金子洋文著)	190
XVI. 蘇蘭殊 (法國大仲馬著)	204

插圖目次

I. Semenov	4
II. Maxim Gorki	20
III. At School's door.....	126
VI. Life Everewhere	166

I

飢 餓

在張采真的譯本飢餓的卷末，他曾經把俄國批評家高爾巴契夫(Gorbachev)對於飢餓的批評引將出來。批評說作者塞門諾夫(Semenov)不但有寫實主義者的一種偉大的天才，並且對於軍事時期的勞働者與政府傭工的全隊的生活，也有一種深奧的知識。他在這篇故事裏，坦白地真實地描寫革命的彼得格勒的民衆所忍受的幾個月中可怕的饑荒——這種饑荒引起了疾病，死亡，頹廢，道德上與心靈上的墮

落，但是牠却不能够使工人——尤其是青年——中的健全分子不忠心地去擁護革命，去繼續鬭爭，一直到更好的時期來到。這部著作沒問題地是很新穎，很生動，對於他國人及一切離彼得格勒挨餓的民衆很遠的人們，一定富有興趣和教益的。不過，據我所知道的關於飢餓的批評，並不止於這一種，也有與此正相反的。在昇曙夢的新俄文學的曙光期裏就有過這樣的一節。塞門諾夫的飢餓，除去對於他那般的自然主義的不緊要的描寫的生理的痙攣之外，是無何等銘感(?)的，這些作家都是將事件的雜錄，和那事件的歷史的進行，並無何等藝術的聯絡地描寫着；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是代替歷史的有片段的紀錄，代替藝術的作品有支離滅裂的歷史材料，這樣罷了。這是新俄那一位批評家的話，現在無法查考。我們於此可見關於飢餓的批評，有這樣相反的兩派。

其實，這兩派形式上絕不相同的批評，却有許多

的共同之點。前者承認這部書新穎，生動，忠實的描寫幾個月的饑荒的經過；後者承認這部書是代替歷史的有片段的紀錄，支離滅裂的史料。這是最重要的。他們一致承認這部書所表現的時代背景是很忠實的。他們所爭持的，就是這部書在文學上的價值。一方面承認作者有寫實主義的偉大的天才；一方面却根本否認這本書的文學價值。我們對於飢餓的印象和兩方面都不同。在時代背景的一點，無疑的我們能從這中間看到彼得格勒的飢餓實況，可以看到在那時期高爾基和許多的俄羅斯作家，以及許多的世界文學作家所以爲飢民們呼籲的內裏，看到他們怎樣的艱苦的渡過這可怕的饑荒，這部書的時代背景的歷史價值我們是應該承認的。講到這部書的文學價值的估定，却有幾點有說明的必要。從新俄的初期文學說這部書不能說不是重要的一部，雖然就新俄文壇最近發展的形勢去看，牠不能佔重要的地位。牠

確實能代表新俄創作的一個時期。內容的意識觀點是沒有錯誤的。技巧也可以說是新俄新寫實主義文學初期的很好的產兒。但從整個的新俄文學看，這部書是不值得我們盡力去推崇的，新俄的作家比塞門諾夫更重要的還不知有多少。若就全俄羅斯文學看，這也是一部不重要的，並不是偉大的天才的製作。他的技巧放在託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夫斯基他們的面前，他的天才當然不如他們的卓越。然而，要說這部書根本上不是文學，這持論未免是不適當的。我所看到的飢餓的技巧，固然有許多祇是乾枯的紀錄，但有些日記却富有文學的風趣，至少有一小部分，表現得並不怎樣的平凡。

現在，我們就要說明從飢餓一書裏所看到的一切。先分析一回關於饑荒的歷史的記載。新俄自從一九一八年就鬧饑荒，饑荒，只是饑荒（P. 17），一直鬧

了幾年，這是新俄史上一樁最大的事情，在這期間，有時人民也可以獲得很多的食糧（P. 179），有時麵包增加（P. 186），『沒有，沒有，依然沒有』（P' 22）有時是會很久沒有的（P. 190），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人民也曾得到自由運麵包的許可（P. 137），有時所發給的麵包的分量也被減少（P. 109），往往的疲倦了三四天沒有麵包吃（P. 116），有的人先是典當（P. 99），入後連可當的衣服都沒有了（P. 117），歸結起來，在這個時期內，有些人沒有法子活下去，祇有死亡——祇有活活的餓死（P. 187），所以人們在街上走路的時候就有餓死的（P. 5）。在沒有麵包吃的時候，他們是吃紅薯，日記裏就有這樣的記錄：『但是我們自己也沒有麵包，我們所靠着生活的祇有紅薯』（P. 6—7）『可是我們一向就吃爛東西。並且連這個他也給得不很够』（P. 30）『昨晚臨睡時我忽然想起：自從我到了這裏，沒有一天是吃個飽的』（P. 39）他們是餓着，